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六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屋剃具　不著打光衣　得少亦平分
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往者衆長者念曰令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遍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圍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來礼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竇致令水滿佛若許者為竇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揩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佛言柵外安塹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匝安塹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屋名曰底灑頭

鬚摡長詣剃鬚入處求彼剃鬚彼作是念諸釋迦女强使我作廣說如前苾芻所請許足曾加得者剃鬚具等

言[illegible]作長者時於[illegible]外居[illegible]安[illegible]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名曰底灑頭

鬚極長詣剃鬚人處求彼剃鬚彼作
是念諸釋迦女强使我作廣說如前
苾芻尼請許尼僧伽得畜剃鬚具等
宜於屏處更相剃鬚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
陀羅作好法衣打治光淨以牙揩拭
寄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手擎
上鉢對諸大衆馳騁而行苾芻白佛
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
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陀癡人
著此衣服手擎好鉢馳騁衆前是為
非法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
世尊既制著熟打衣有信心婆羅門
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
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趣於
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
受用苾芻以手挼衣光仍不去佛言
置於露地待潤挼之亦不能除佛言
以水浸去亦不揔除佛言若水浸已
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
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准上
應用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
[illegible]

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熱衣好衣准上
應用

縁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等
在於要處衆集堂中共為言話告言
汝等知不沙門喬荅摩及聲聞弟子
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
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
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荅摩等是
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
疊一雙入誓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
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
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
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
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
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
詐現恭敬礼辭而去
尒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汝可告
諸苾芻彼婆羅門故来入寺欲求瑕
隙施此疊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
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帽紐或方手
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陁受佛教已告
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来求瑕
隙所施疊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
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帽紐或方手
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

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
[illegible]

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

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旦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疊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得者用為悑紐一人報言我所得者方如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謾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為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礼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求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悉皆讚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善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

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

槃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

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獲阿羅漢
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
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獲如是利
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
樹葉衆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
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
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
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
婆羅門遊方求覓巡歷外道及婆羅
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
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
惡或事繁多皆不稱心無歸依處時
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
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逝
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擕君持瓶水
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
沙門喬荅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
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
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
彼人隨從而行遂便斂念觀此婆羅
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
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
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土

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
於我所伺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
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
服唯著僧脚敧及下裙而已次於一
邊甎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為一行
各如半桃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
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
入廁室中不閇其門方便令彼遙處
遙見便利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
取其一土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
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徧洗左手
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髀令水
邪出（若有三叉木者最上極要）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
手又取七土一一兩手俱淨洗拭兩髀
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用洗澡瓶事了
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後更以水
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
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
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
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礼
舍利子雙足白言聖者我今願於尊
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
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舍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

者之處善言汝得而為出家并受近
圓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舍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
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
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
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
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
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
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
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
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
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
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
殷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說是語
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
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
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
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
撝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㲉
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
有中隨處愛著利養恭敬無不棄捨
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
弟子親詣佛所俱礼雙足具陳上事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
[illegible]

帝釋諸天所共讃歎舍利子將羅漢
弟子親詣佛所俱礼雙足具陳上事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
導衆生於我法中因斯制戒為清淨
事福利無邊驗斯聖教金口親言事合奉行理難違逆但為昔諸律部文有闕遺雖復少傳未盡其旨致令學者無所疑惑遂使七百年中斯法未備或以筒楷充事復用帛拂拭身或於石上揩手充無用上之處此則咸非本法求淨飜成汙染令既皎鏡為然行否任其恭慢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
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
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圓寂處佛
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令得
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
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
當聽乃往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
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
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
帥渴逼須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
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女言
且待即忽然燈取水觀察賊帥問曰
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
答言恐有草髮飲時致患報曰我是
狂賊欲害汝村准斯非理應與毒藥
何憂草髮為我患乎女聞是語說伽
他曰

凡賊所為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何憂草髮爲我患乎女聞是語 說伽
他曰

凡賊所爲者 枉奪他財物 隨君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師飲水
既訖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
勿起異心 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
以爲兄弟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
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
我聞兄言倍生憂慼仁今若能歸依
三寶持五戒者我爲仁妹賊便美語
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
爲說三歸五戒令起信心群賊奉持
共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賊師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
子是昔時觀水爲清淨故令賊受戒
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令生
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
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
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
潔諸天欽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
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求寂男求寂女
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
爲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

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歸依於我以我
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
礼佛讀經自不礼他亦不受礼不應
噉食不坐僧牀亦不入衆由身不淨
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
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
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
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嚼齒
木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
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
法懈怠放逸為下品行當墮惡道時
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縁破須隨替　明月聞便領　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縁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
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
破落苾芻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
絡之雖復横絡線復下垂更著竪線
絡令牢固佛言當觀僧伽胝服猶若
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
於其腋下流汗霑汙臭氣不淨令衣
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
帖縁苾芻不知如何安帖佛言用物

一肘半闊　一張手而為其帖佛言不

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
帖縁苾芻不知如何安帖佛言用物

一肘半闊一張手而為其帖佛言不
應用白物帖應以壊色彼用加沙色
佛言不應（此氣陁色恐染餘衣）赤石赤土染之苾
芻縫著佛言應可麁縫遂於一邊安
帖佛言兩畔縁邊俱可安帖顛倒任
披若有臭氣時時拆洗
縁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
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
便度出家與授近圓時大世主將五
百苾芻尼往詣佛所礼雙足已退坐
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
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毗
奈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先有
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毗奈耶
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
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
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望
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頌齊
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
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
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
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持苾芻尼毗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

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十五張　貫

持苾芻尼毗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
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
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
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
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我
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
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
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釋
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
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
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
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
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
此明月尼曾所作業果報成熟廣說
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
人壽八万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
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慧城
住勝慧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
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
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
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
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
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事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十六張　貫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

曰我亦隨情與諸尼眾作隨意事父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
針金銀珎寶種種異物奉施尼眾為
隨意事即於眾首合掌礼拜而發誓
言願我以此於尼眾中歡心福施所
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
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眾
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
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
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
修行為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
責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聞
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
師於此法中總持第一如佛授記於
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
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
於尼眾中總持第一由昔願力今受
斯報汝等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
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
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
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鹿子
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
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向遊利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

舍少年者言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詣
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向逝利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来報
言子隨去速来荅言彼無他事尋即
旋歸礼足而去既至彼已衆先有制
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住便詣
苾芻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
到師房所扣門而進白言敬礼向逝
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
師今有疾我即弃去是所不應世尊
由斯制須依止互相瞻視我今宜住
侍養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瘥損白言
觀察卧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闕
乏不荅言我無闕乏然我本心不擬
住此但為蹔来取自衣鉢此衆有制
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衆法請作
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
我今弃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
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
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
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
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為善事汝
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遂礼師
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
掌礼敬師言善来具壽何故遲遲彼

便以事具悉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

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
掌礼敬師言善来具壽何故遅遅彼
便以事具恙白知師曰善哉具壽汝
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
根日夜增長如適處水師作是念為
前依止為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
緣蹔去即擬還来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尊修靜慮有小
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
如佛所說學作屠見不與他出家及
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本門人亦
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
教讀誦詰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
經苔曰共立要期我當教讀若有之
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苔言若有闕
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
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遂便瘥
差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
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
去別求依止苔曰蒙作依止是事流
恩一無闕乏今何駈遣報曰汝無闕
乏我有闕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
病至三不曾迴顧況作如是不恭敬
事者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
聞默然不能致苔苾芻白佛佛言於
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如與父母

事者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
間默然不能致荅苾芻白佛佛言於
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至與父母
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
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為瞻侍
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
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令習讀
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
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為供侍於教
讀師亦為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
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為供給苾
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
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
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
圓具即便弃擲人間遊行彼弟子不
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
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
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
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
事周還来給薗少年苾芻皆起迎接
其年老者咸唱善来彼舊弟子見不
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来少皆迎
接老唱善来因何汝今見本師来身
不移座豈成合理荅曰豈彼於我出

接老唱善来因何汝今見本師来身

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
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
我憶念見而迎接苾芻報曰勿作是
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
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服以淨信
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
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為應
理彼便默尒苾芻白佛佛言弟子門
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
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
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
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来到師處
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礼有所請白
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
汝之師彼云我以向遮利耶而作依
止師曰如汝傲慢不相敬重誰與依
止隨汝意去别覔餘師彼便默然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
時礼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
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礼
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
人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礼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

敬。告言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
人無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礼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
依止恩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
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
利耶請為觀察房舍卧具我今欲向
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闕乏不荅言阿
遮利耶我無闕乏然欲人間隨處遊
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
追悔者即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
還至中路已便生追悔作如是念我
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弃彼
行不為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處
師見問曰汝今復來有所遺忘荅言
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
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
在外遊行為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
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苾芻白佛
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顧戀門人無顧
戀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
無顧戀心門人有顧戀心此亦名為
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戀心亦不名捨
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衆導首有多
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

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
須問後時有病弟子…來請其師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衆導首有多
少年来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涤時患
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
顧問後時病差弟子皆来請其師曰
教我白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
涤患汝等無人迴顧看我若有見汝
如此傲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
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讀誦師亦應
瞻侍彼患皆作便闕善品佛言應為
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
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荅言何故
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
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看
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
彼便供給因斯病差来請師曰教我
讀經報言具住来至汝番後請師曰
教我闇誦荅曰未至汝番荅其師曰
看承供給是我當番請誦授經餘人
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
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尒苾芻
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
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聡一懞授
聡者時以其文長懞便事闕佛言應
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
令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
餘[illegible]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向門徒舍出牀

令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
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
慚恥仍更大笑彼共荅曰我豈飲酒
敢葱蒜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
曰我何非法荅曰豈可不見牀重破
耶荅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尒
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
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尒佛言不
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
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　將圓不昇樹　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為

緣處同前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如
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
物而為供侍佛言鄔波離但除性罪
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鄔波難陁有一求
寂欲受近圓師即為喚作羯磨師及
屛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
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
人未來鄔波難陁左右顧盻見樹開
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

便昇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

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衆彼

便舁樹墮地傷手廢闕近圓苾芻白
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
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
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
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輙舁高樹
令舁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
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
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主
難久祗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
出家如是念已詣逝多林六衆苾芻
恒令一人在門邊住時鄔波難陀住
在門首見廣大来即以美語告言善
来何故難覩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
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
輕問言廣大何緣得来答言聖者凡
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雖得意終致滅
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
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
利廣如上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
所稱讚令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
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
大為遇病耶答言彼無患𤺋大王訶

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為出家王

大為遇病耶荅言彼無患痳大王訶

責因斯即去詣逝多林而為出家王
曰誰作斯事荅言聖者鄔波難陁王
聞此語心懷瞋恨令使往報聖者我
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
太子勝鬘行雨皆與出家可自稱王
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鄔波
難陁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
報汝國王可来至寺并將惡生勝鬘
行雨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
豈我就宅誑誘廣大令其出家彼自
来求我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
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
是故不應輙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
等當知鄔波難陁是愚癡人度大臣
廣大令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
臣出家見来求請應須詰問汝非王
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
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来無人委識
又本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
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
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惑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陁曾於一時新

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

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分生慈意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陁曾於一時新
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三　第廿三丈　貴
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
於好顯敞高堂之處教授五百婆羅
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憿慢自高
不存礼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
尊者阿難陁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
攉此禿沙門頭不荅言我能時彼弟
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攉尊者頭時
阿難陁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惱
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
顧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
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其街
巷處問曰有何過患荅曰彼有婆羅門
稟性毒害不閑禮節教諸弟子讀誦
明論令一弟子拳攉我頭苾芻問曰
汝何愆犯致彼瞋恨荅曰我是無過
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荅曰我元
無過彼令攉頭由我顧瞻重更來打
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鄔波難陁聞
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荅曰有片許
事鄔波難陁曰我向略聞願更重說
即為具說時鄔波難陁即三點頭口
中唱話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三　第廿四丈　謙
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
是日時詣寺本入室羅伐城

即為具説時鄔波難陁即三點頭口
中唱話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鬚小
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揩摩以油於
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
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
觀苾芻時鄔波難陁即在其前經行
彼禿頂沙門鄔波難陁聞是語已告
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擢
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
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
打其頭鄔波難陁即捉其臂報言癡
物鄔波難陁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
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
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辟共相
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鄔波難陁
有大氣力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
至王門六衆法尒若懐忿怒至王門
時王殿遂動王觀相已報左右曰出門
觀察豈有聖者六衆來耶即便出觀
見鄔波難陁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
門所還入白王聖者鄔波難陁今在
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
向使聖者阿難陁不出家者合受何
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
荅言我為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

位王言聖者當作大輪王王作何人
荅言我為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尼事等妃后
是事放免不並餘人王於我等俱生
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勑輙以
拳打聖者阿難陁頭彼復懷瞋亦打
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
卿今可去斬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
羅門到街巷處告衆人知時彼父母
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
雨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
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
大臣我子有愆王令斬手既犯國憲
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
斬左手斯誠曲恩大臣聞之即斬左
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遂掩
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鄔波難陁遥
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
王為王之法勑令無違斯成快樂王
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
事荅言前時出勑斬婆羅門手彼手
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
手荅言斬訖若尒聖者鄔波難陁見
為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
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幸
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

為諸人衆手教說大臣白言見彼父
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幸

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
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勑更截右
邊即便往斬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壽
辟而住後時鄔波難陁在傍而過問
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来打我頭彼
闇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
居士并諸人衆皆生譏耻作如是言
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遣行刑戮作苦
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
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鄔
波難陁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所不
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
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
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
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陁護彼婆羅門
鄔波難陁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
阿難陁起擁護心鄔波難陁行酬報
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
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
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怡但著
皮衣更無所顧於果樹下加趺而坐
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令落打破
彼頭尒時隱人說伽他曰

恩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令落打破
彼頭尒時隱人說伽他曰
我終不起念 令汝苦身亡 由汝自作愆
當招斷命報　第二十七丈　貴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
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事
弃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蹔時
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
時彼獵師先無疑其果繞落頭遂血
流苦痛纏心舉頭觀樹遂見獼猴跳
擲枝上便即擭弓射以毒箭從樹而
墮因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
時隱人即阿難陀是往日獼猴即婆
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鄔波難陀是彼
時為阿難陀之所擁護鄔波難陀之
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
弃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廣
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六